



· 12042

是巖集卷十一

閩 池顯方

夫 著

序

性餘堂詩序

昔人論詩以三百篇爲性有餘騷爲情有餘漢
曰浮乎辭也魏詩情見乎辭也晉獨陶彭澤
以平澹之思爲遠淵自然之致但有性情

不見文字故唐人雖尚建安而多學陶王右丞
是巖集

序卷十一

得其髓孟襄陽得其骨王龍標儲汜水得其肉
韋蘇州白樂天得其皮肉之間始信陶詩未易
學也彼實本三百篇爲性情故隨寄皆真無辭
不厚詩譜謂其心忠義而處閑逸其天然處有
出於十九首之表者誠然哉今之爲詩者非襲
而優則險而鬼縱善翻者亦不過向中晚脚踏
求生活耳此非情不足乃性無餘也夫性有餘
故發爲情情有餘故發爲音若襲人之音以爲

情循襲人之情以爲性也試觀性之厚者其情
悠其音穆以遠性之溫者其情柔其音幽以清
性之貞凝者其情靈邃其音多古奧而奇淵性
之巉刺者其情艱深其音多怪僻而離支是性
循水然情其動也音則其觸風石而成文者也
吾鄉奉常李叔玄先生天性純篤學問宏深擬
其才情橫絕千古顧歛而歸於冲夷通籍四十
年強半嘖棲其耽靜之性似陶故情與音亦似

晃巖集

序卷十一

二

陶今讀其全詩咏庭闈則幽思而沉摯觸時事
則渾含而深永叙交情則肫悷而清婉而總根
之溫厚溫厚之性從靜中得之讀者當從靜中
會之見其一種深淳閒遠之味如披陶集非謂
其清韻逸致之相若也乃知凡不玩全集而摘
數首數句以評詩者寃今古人甚矣先生齒先
蔡敬夫一紀二公均弱冠登第均具靈敏之慧

貞介之操名世經濟之手而惜皆無年敬夫循

露精采負重名畧展布黠楚間先生則韜韋返
樸養性情於恬澹屏迹桃源若不欲人知者南
奉常之役未及赴而恙遂厭世悲夫晚年詩如
泉生谷響隨觸立六分鑿迹彌近自然余謂
先生詩似陶敬夫詩似謝二公俱余知己必以
余爲知己言矣先生遺集浩漫詩先闕竣今于
曾震承先生意滕不示人似謂世無知者余曰
諸逞嘉之評陶也有謂其源於應璩者有謂其
是巖集

序卷十

三

辭采未優者有謂切於事情但不文者有謂外
枯中腴者逞嘉尚爾况今人耶子第行之安知
字內遂無一二靜會之人遡其溫厚之性沈酣
深淳明遠之味耶

蔡敬夫詩集序

地皆氣也凝其厚者爲完人宜其厚也爲
完音而厚之所到若已宣若未竟宣妙合自然
可以詩可以樂乃完音也寒松得土之厚者其

籟幽以遠醴泉得山之厚者其味澹以永自三百篇之遞降也藻繪彌工靈變彌極於氣彌薄於幽澹自然之完音彌索然易竟矣敬夫先生居恒與余論詩曰詩之道其感物前其寄音外淵乎微乎語已竟而思未竟卽思若竟而思其思者仍未竟徐文長袁中郎出之太竟者也先生爲文及尺牘譚時事者則慷慨曲折惟恐不盡至爲詩淵遠雄渾觸事不露感時不傷其一

是巖集

卷十一

四

往深情處讀者如聽唱大江東兼曉風殘月之致蓋其用意厚故發音亦厚而本之自然詩譜云忠義之氣自然發見非有意於詩也杜子美以此爲根本此非謂子美之詩以忠義爲本正謂子美忠義之詩以自然爲本也子美每於人所欲言所不能言者和盤托出然其未竟宣之音令人穆然於言外先生每閱杜集輒沉酣再四謂李尚有率與膚處杜則無是也第杜亦空

抱憂憤之懷未見經濟之手先生實心經濟者
也其詩之不屑竟者令人思其經濟之不獲竟
者令人憾然已得氣之厚矣完人完音庶幾兼
焉今試取全詩而會之見其自然發見之氣如
先生之沉酣杜陵者而先生生矣

借孔集序

聖人之爲衆生也借病施藥善悟者之學聖人
也亦借藥醫病古人目爲黃葉爲婆衫爲夜行

是巖集

序卷十

五

燈爲敲門瓦皆借也獨不善悟者分據三門坐
定四句龜筒一世驢橛千生偷則摸稜融則籠
侗惟有久叅密證圓悟頓脩橫豎俱真青白隨
現迺可借千聖之舌頭寫自己之靈慧如吾師
陳止止先生者先生幼從父宦遊東粵師葉石
洞友楊貞復中年繇玄入禪遂棄故業晚年居
奉常李叔玄先生家余兄弟與其子曾震師事
之先生喜靜坐屏應酬教人以如幻爲下手覺

自性爲宗趣無脩證爲法門毘盧法界爲究竟
每逗一機單傳遙現或拈一句全藏畢收偶與
門人披孔書而暢所見數日而成名借孔集曰
此非孔意也然未嘗不合孔意也懸的於中央
任東西射總之中的而已妙喜以三身釋天命
君山以妙偈讚彌高晦堂以木犀證無隱子韶
以非絕訓四母皆能翻案標詮豁將來眼非謂
儒門之澹薄實錄聖語之圓通管五百應真造
是巖集

序卷十一

六

論呈佛佛云皆非佛意然皆不肯有福無罪夫
既不肯矣卽與外師隨墮猶是圓宗况和盤托
珠人人可認不啻水乳畱蓋之合已也先生尚
有二楞金剛心經陰符諸解皆師子獨行不傍
諸方吻下遇善悟者可揮雙林之案默然忘言
亦可碎碧巖之集相眎而笑慎勿黏經生之識
曰非吾孔氏之宗也

相文章家華藻浮縵者無年王子山輩是也楊
馬鮑謝未嘗不浮縵也元氣剌削者無年李長
吉輩是也李義山賈浪僊未嘗不剌削也夙資
穎異者無年謝惠連輩是也李長源楊公權未
嘗不穎異也夫年天地之所惜也才充天地之
所惜也天地寧與人以年與人以僊而不敢妄
與人以才文章家寧可無年寧可不僊而不肯
無才至有寧爲才鬼勿爲頑僊之願則以龜鶴

晁巖集

序卷十一

七

恒見而麟鳳不恒見也夫天地豈不欲常生麟
鳳哉然非其時則不出出則聖以之生國以之
靈史以之榮千百世而下猶記其世代年月繇
是觀之麟鳳久耶龜鶴久耶龜鶴不能爲麟鳳
麟鳳之能爲龜鶴明矣今試語人曰龜鶴中出
一麟鳳焉異矣麟鳳復生麟鳳而並現一時焉
不駭爲尤異耶丹霞張君紹和今世之麟鳳也
其才學已踞大曆西京以上于于壘字凱甫幼

能詩文一覽輒記垂髫思日精語日奇而時發
之山水著鱗角初編比十有五從父遊吳越詩
益靈秀冲夷有王龍標儲汎水之致老宿家所
不能道九曲一記足敵千古閩浙吳三中丞皆
引爲上座諸父執風雅之流莫不逡巡避席稱
爲神童復著舒節編初試卽冠諸生而凱甫不
屑也夢寐惟縈山水間使假以數年六嶽奔而
七子泣矣乃以嘔心臧粒僅十八齡而化惜哉

是巖集

序卷十一

八

今合二集觀之其詩文則淵實而非浮漫也渾
含而非剌削也其人則沈靜而非輕佻也恬淡
而未嘗耗其精氣也竟不測其無年之故或者
麟鳳並萃一家造物忌之然子山長吉惠連輩
年尚廿餘未聞有十八齡者列禦寇載顏子壽
十八果爾則凱甫之僊才又與顏齊年龜鶴且
羨之後人乃與麟鳳計春秋耶

以南草序

詩首二南言其風也惟南風之入最異雅稱以南言其樂也惟樂之出最微凡可以爲風者未有不可以爲樂者也今觀北音沈厚南音輕清形亦如之南得北相者佳北得南相者亦佳文章亦如之然則清中有厚者南而北也厚中有清者北而南也古之爲樂者藏氣於漠寄神於遠何等沈厚故當其奏之時雖颯遯繁沸而一種嘽緩舒繹之音出微而入異者非輕清乎伯

見巖集

序卷十一

九

牙之移情也不得之方子春而得之海水林鳥之間亦不過清其肺腑而已汪明生非人也從吾師南思受先生遊閩所作各以南草儼然以風以樂自命也明生淹博群書精核典故著述數十種其已行者余僅讀其遊秦前後集則慷慨悲壯之懷與夏聲而俱大茲讀以南草則見其曠遠之思淵靜之致亦與閩山水而俱幽然則情繇感生感因境有明生之詩也情通無間

感近自然明生之樂也今人之詩有辭而無音不善情也有遇而無興不善感也藻繪競而精神索且不知詩烏知樂吾師之序明生云明生布衣之遊不必一官之效非莊生所稱冷然善乎余因有觸焉夫莊生以南溟爲第一逍遙卽詩之首南也以厚風爲負翼卽詩之首風也以冷然爲致福卽余所云厚中有清可風而可樂者也以南華名其經卽明生所自命以南者也

冕巖集

序卷十一

十

夢觀集序

般若經云若當有法勝於涅槃者我說亦復如幻如夢夫涅槃果德也勝涅槃者猶視爲夢况涅槃乎况世間有爲諸法乎凡夫以諸法爲真至人以涅槃爲夢惟在觀不觀之異耳故心經首用觀而結以遠離夢想金剛未用觀而先以有爲如夢楞嚴中用觀而云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此夢觀所繇名也三般若中實相般若

以文字爲教觀照爲行至人觀照行淡發爲方便文字能嶽奔海立電掣星馳河口劍牙銅拳鐵棒法龍據祖師之席義虎奪文士之壇雙門齊攝百體兼收此夢觀集所繇刻也吾郡紫雲寺爲叢林之冠唐宋時開士如林至勝國有妙恩律師嗣法於雪峯湘公於時統百廿院之紀綱應五百聖之瑞夢偈證圓通寂現舍利其徒恒白圭公豁正法眼具弘辯才常曰不讀東魯

見巖集

序卷十一

十一

書不知西來意故其詩文古宕清靈馳驅百氏其贊偈玲瓏卓越融洞五宗至秉拂數則逗威音那畔之息超毘盧頂上之譚如粟棘蓬猛火聚直教觸體出眼枯木生花收揀互施殺活自在如此大用大機卽妙喜中峰之廣演不能出其困績豈世智文人所能彷彿哉圭公以着元字脚卽爲夢故謂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今夜第二座又向夢中說

夢乘拂上坐直得緘嘿而已孰知緘嘿而亦夢也然則語嘿皆夢誰爲不夢者是在能觀之人矣有如是昉上人越嶺積叅歸閱斯集合若水乳思靈簡將湮因鼎鑄屬余序而流通之夫說者既夢中說夢則鑄與序者不猶夢中人取夢中物耶今第願閱斯集者卽文字般若頓返實相般若夢不夢皆權設也應作如是觀

乘桴吟序

見巖集

序卷十一

十二

詩之道可通兵者也其機法卽孫子所謂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者也其變幻卽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者也其玄渺卽微乎微乎入於無聲者也今文章家譚詩猶韜鈴家譚兵率以易視之矣况韜鈴家譚詩猶文章家譚兵不更易視之乎然我 明大將軍能詩者惟張天祐楊希仁萬民望等數人耳則詩豈易耶會稽謝簡之先生起家韜鈴以文章冠司馬其爲人坦而靜

不妄發一語其用兵密而迅不妄洩一機至暇
發而爲詩沈而遠不妄下一字蓋視天下無一
可易者前此作多不啻茲自入閩與海上所作
名乘桴吟半與余唱和者夫伯牙之悟琴也從
東海之上得之廼知善悟者海可通琴也海可
通詩也詩可通兵也不然終身專門之未能而
可易視耶今簡之之詩得之海耶得之兵耶余
不能知第見其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耳他

見蠟集

序卷上

十三

日功成身退得老於詩不入於微乎無聲之境
耶若謂韜鈴家何遑及此吾未見張楊萬等之
有妨將畧也是使文人不敢譚兵也有是理哉
夜鳴閣詩序

甲子秋余同籀年最少而最奇者莫如莆曾長
脩其文靈變高華意之所至若不規於法而無
非法者有弟叔祁甫弱冠曾讀其文秀宕學兄
而臂未交頃過莆相訪長脩善詩文而不言叔

初出其集以相質如徐子與爲詩非濟南之首肯不存也余閱其賦古奧淵媚無所不收其詩有奇險者有幽娟者有閒遠者然意之所至間亦有似文似偈似替銘若不規於法而自生法者因羨少宰喬雲先生卽日入綸扉二君俱負異才乃安澹泊屏紛華廉交遊文章之外他無所嗜今人能之乎并有感近日詩文之壞皆起於做古法而不能自生法又過於執自法而不

合古法當七子盛時牛耳濟南濟南過做古法餘子又做濟南以爲法此其不能出濟南之上宗子相欲脫之而竟不遂嗣後會稽變爲纖巧做者多流於詭僻公安變爲朗暢做者多流於率放近竟陵變爲幽澹做者多流於膚踈夫因做古之腐法始變而爲今乃甘做今之腐罪不浮於做古耶說者謂法原無定赤壁之賦記也以爲賦則賦矣寒拾之詩偈也以爲詩則詩矣

焦之易贊與銘也以爲易則易矣然余所謂法則不若是命意而行所當行止所當止者法也鑄格而超於象外游於環中者法也裁字句而樸若天成確若宿構者法也司空表聖品詩雄渾爲首冲澹次之鍾記室高推陳思而次彭澤亦此意也夫雄而渾之非法陳思而陳思法矣澹而冲之非法彭澤而彭澤法矣如是則不做古亦不背古令讀者初而驚既而疑三四沈酣如聆九天之鈞樂而翕六嶽之灝炁也所謂自生法者其在斯乎叔和妙齡天縱所爲詩亦雄亦澹更廣其心實其見梯三百篇配以漢魏叅以初盛馴而致之以至於渾而冲則凡矢口皆西京大曆以上將火攻伯仁衙官諸氏長修且讓樓而避席焉况其友乎

雪蕉詩草序

余學詩廿餘年矣近始悟詩之難也不惟作者

難卽知者亦難也鍾磔之品陳繹會之譜嚴滄浪之評知者未必能作况不知者乎詩之自然可合道微渺可通樂夫子於樂不過寫其翕純噉繹之似耳而所以成之妙夫子不能爲太師言也成連於琴不過因海水林鳥之寂寞使其移情耳而所以移之故成連不能爲伯牙言也詩有源焉性其根也情其芽也辭華其葉也有系焉三百篇其祖也漢魏其宗也近體其胤也

今離性情而飾辭華捨三百篇漢魏而學近體是不根而葉不祖而胤也可乎卽使知其源系而發之性情者感有淺深則音有清濁摹爲風雅者致有濃淡則語有工拙且其間幽深玄遠之味作者不自知知者不能作作者不能言言者未必知豈容易耶夫詩靜物也一毫名心未除不可作又靈物也一毫習氣未淨不可作此余所以悔前之非愚而不敢多作亦不敢以詩

名也既不敢多作而能言人之作乎不敢以詩
名而能名作者之詩乎同郡林君自安平携詩
山中欲余弁一言余社中以詩名者數子不求
其勇且信者能言能作能名君詩之人而求其
悔且懼者不敢作不能言無可名之人其故何
也似謬以余爲有知者然余特知詩尋常之源
系耳今讀林君之詩僅四十首亦似思而不敢
多作者就近體中含古意於辭華內饒性情觀
其不求他人而必欲余之言非名心習氣浣除
淨盡者肯如是乎詩以雪蕉名晉王右丞善畫
雪蕉而右丞詩無句不雪蕉者故能追彭澤而
肩李杜然右丞諸體畢備妙處在古今以一近
體敵之卽右丞亦應慙且悔其作之多矣

閒園合集序

余里中同社洪爾蕃夙以詩畫著者也鄉刻雪
樓詩何穉季蔡敬夫序而行矣邇挂冠歸隱闢

閒園於西郊因彙刻其詩名閒園合集余閱而服爾蕃之詩如其名也夫詩生於閒情非生於閒人也三百篇之閒情在溫柔敦厚騷之閒情乃在悲壯激烈漢魏有閒情而出以沉雄之氣盛唐有閒情而出以淡秀之音彭澤青蓮閒人而閒情少陵不閒人而閒情者也今人自無閒情而摹古人之情以爲情襲貌者如蒙虎而非其體質脫窠者如亂蛩而不中宮商尚有閒地

耶無他古人以情爲詩今人以詩爲情古人忙處能閒今人閒處着忙學不學之異也評詩情者變如雲之舒卷活如澗之縈迴澹遠如風微動而波匝匝於蘋末幽永如歌已歇而響嫋嫋乎梁間然必淡會古人詩如孔夫子之聽襄琴閻右相之觀張畫然後得古人之閒生自己之情取自己之閒合古人之情其詩乃可與漢魏

盛唐頡頏爾蕃學古人詩而自生情者也其詩

有溫柔敦厚者有悲壯激烈者有沉雄深秀者
無語不肖古無語肯摹古或謂其微帶楚音爾
蕃嘗寫山水矣爲郭爲米爲黃爲倪尚不肯專
摹一家况詩而肯專似楚耶然則爾蕃十年前
爲諸生閒人猶未甚閒也而詩有閒有不閒者
十年後歷仕路不閒人也而詩甚閒今隱西郊
侶泉石仍閒人也其詩之閒情將來淵如穆如
愈不可量矣甚矣學之功大也惜何蔡二公能
勉其閒不竟讀其詩愧余得讀其詩不能似其
閒也

劍餘集詩序

詩道之難唐人專門者且不數傳卽今才子詞
林劇心學步者且無數首况韜鈴家乎然觀漢
魏六代大將之能詩者霍驃騎琴歌馬伏波武
溪行率口成韻至今誦之自魏父子橫槊賦詩
遂爲韜鈴家言詩之祖而評魏武詩如幽燕老

將氣韻沉雄晉如杜元愷之武庫王武子之玄
風陸士衡之藻麗齊梁如張景雲之秀古范彥
龍之流動皆大將也至唐而寥寥矣寧遂無人
想時專門者童而習之各負其才不欲使韜鈴
家競所長耳余友張宗陵將軍其尊人思園公
以大將出家余曾造而問道會宗陵於蕭寺尚
弱冠也已蔡清憲公薦宗陵於黔屢櫛奇勲累
遷泉南路將每遇鯨氛輒衝狂風怒濤之上爲

昆嶼集

序卷十一

二十一

裨卒先無柰萑苻日蔓旋撲旋生宗陵擒之撫
之驅之至居無家瓶無粟猶鬻衣以結士故士
樂爲之用余與宗陵交廿餘年第知其沉幾淵
畧綽有父風頃弟章寄劍餘集一卷讀之而驚
乃宗陵詩也有率口而成如霍馬者有雄博玄
藻如曹杜王陸者有秀古流動如張范者有自
我作法不襲前人如衛將軍不用古兵法而機

畧嘿符者因思古人論詩文以氣爲主評魏武

曰氣韻沉雄而評杜少陵曰氣壓曹劉此豈嘆
嗜叱咤而可言氣耶以貫虱承蠅之思爲射馬
擒王之手以風檣陣騎之迅爲褒衣博帶之閑
以出鬼入神潛天潛地之秘謀爲引商刺羽清
廟明堂之雅奏皆淵沉之氣爲之也觀宗陵平
日機畧能使敵歸命士傾心友交廿餘年而不
知其能詩非淵沉而能若是乎豐城之劍惟淵
沉之久故氣能射斗至寧化爲龍而不屑人知
曼胡短後之劍也

晁燠集

序卷十一

廿一

白鶴山稿序

古人讀書爲聖賢今人讀書取科第所以無道
學也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所以無經
濟也古人淹通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淡耻今人
局守一經制義之外叩之索然所以無文章也
縱或謂第後可學而羈於仕矣仕優可學而限

於年矣則不得不望妙齡拾芥之士其神暇其力充其記性堅強邁兩漢而軼三唐可饒爲之然國朝吾閩妙齡科第者四十餘人惟晉江王道思以古文詞名字內次則吾同蔡敬夫敬夫之前有李實父先生年十二冠諸生十六登賢書此時新硯之磬誰敢嬰者先生遽歛而返於靜篤淡局謝客究六經稽百氏惟遇各山水輒會心獨往發爲冲秀之詩又十年登第居此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廿一

剖則懸水鏡却暮金轉潮守值寇至則繕兵峙糧躬冒矢石城賴以全潮民至今視之其經濟如斯也當恤刑江右時羅達夫倡教吉水先生師事之因得餘姚良知之旨常省事屏慾靜坐攝心其有志道學如斯也今讀其詩沉雋清靈赤牘諸文明暢簡潔其文章又如斯也使加以年精粹之詣寧復可量乃僅四十二春秋惜哉先生爲道思之友而敬夫內王父也敬夫云先

弱冠登賢書屐跡半天下遇一名勝輒徘徊數
日稽其故牒摹其遺碑搜其奧區窮其幻狀因
是而接異人獲異書朗一性於當空融三家爲
合水時而嘿然凝坐形如槁木時而揮毫寫興
詞若奔江時而白眼望天一吸數斗時而調息
吞氣辟穀三年每發爲詩時而冲秀玄遠出自
天然時而靈變雕鏤妙極人工時而寄於禪於
玄於酒而洩於山水時而爲摩詰爲青蓮爲陶
白爲靈運而合一叅和今讀其詩與記恍如接
異人獲異書濯塵襟而引我於水壺也叅和半
生魄磊牢騷之感消磨已盡造物猶常試以魄
磊牢騷之境使其膽識益煉詩文益精道業益
進世之疑謗叅和者皆不見其集耳如名山中
應真至人見之麤人不見又如常不輕大士世
人唾詈天人頂禮者也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博物者必蓄萬物懷古者必蓄千古然學禪而蓄佛祖於胸中不解禪者也學書而蓄鍾王於腕底不善書者也至人蓄於無不蓄於有詩亦然李杜學漢魏而不蓄漢魏王孟學晉而不蓄晉後人蓄李杜王孟所以不能爲李杜王孟者也今人又不蓄李杜王孟而蓄今人前蓄非却濟南近蓄公安竟陵矣夫詩者情蓄乎性忍俊不禁因借景以洩之感居象先寄出音表卽洩

是巖集

序卷十

廿五

之後味其靈厚深永之思如沐春風喻灝氣幽思貫結乎人心精光彌漫於宇宙若未嘗洩者此善蓄也吾友紀玄昉君喜爲詩其清峭之思玄雋之致胸無宿物筆絕纖塵若不屑蓄古今人者而微帶竟陵心口間因笑余鄉年詩曾隳公安蔡敬夫藥之後復隳竟陵李本寧藥之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願與紀君共脫之紀君取張曲江嘗蓄各山意之語以蓄山

字居以居字集夫蓄名山者非一嶽一洞可了也直至芥子瀕彌毫端寶利而蓄始無盡以紀君清峭之思玄雋之致富其才廓其見澄湛其識如巖頭所云向自己胸中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行且徜徉元化驅役鬼神鞭策古今無蓄而無不蓄也雖日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南州詩草序

終日行而無聲者天也及其觸地氣之上蒸則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其

爲雷爲雨爲風終日行而無聲者江海也及其觸天氣之下鼓則爲潮爲浪爲瀾是行必觸觸必鳴天地尚不能嘿况才人乎唐之不遇而好遊者莫如李青蓮孟襄陽誌稱青蓮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當時所至觸而爲詩皆海風江月之語序稱襄陽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當時所至觸而爲詩皆微雲疎雨之致練川張子石博雅君子也因讀而貧貧

而病病而棄故業故放情山水寄趣吟咏茲採
藥入闔於三山主曹能始丹霞主黃幼玄非其
人雖招之不至也錢受之助其來熊夢澤助其
歸非其人雖饋之不受也既介鮮合故途益窮
囊益澀然遊益久詩益工無激烈怨懟之騷有
溫厚和平之雅覺海風江月微雲踈雨時落毫
端余讀而嘆子石之善觸善鳴如李孟也何必
問遇不遇哉山水知君名公知君焉往而不遇
哉今擬遊霍童幔亭之洞天高蓋蕉源之福地
欲盡剔閩奇而後反不知杖頭錢誰爲繼想抵
吳時錢公簡其囊惟存南州詩一冊必輟然曰
子之適閩也既富矣又何加焉

千雲齋詩初集序

詩之道難言矣其微如氣細如息其幽遠如樂
其奇正循環如用兵其玄渺不可思議如禪宗
筐膚識浮心者可竊擬耶夫學詩者先學古今

先學律矣古而似律者其味浸薄律而能古是亦古也陳隋諸古多似律遂爲唐近體之祖唐律獨推崔黃鶴爲第一以其似古也夫黃鶴特逸致幽韻之勝耳所謂古者以其渾樸靈活出於自然也詩而渾樸靈活出於自然者皆可入古如是則先學律亦奚不可余甥蔡某光祿體國先生長郎也光祿爲詩明淨簡遠甥變爲娟秀高華而出之自然古不似律律能含古蔡敬晃巖集

序卷十一

廿八

夫評之欲其學古余選之取其合古者甥修業南郊以干雲各齋因以齋各集夫雲之變幻倏忽萬狀猶之詩也曰初集者雲之初起膚寸而遍天下其變幻正未有量也甥所以命集之意遠矣余當如大勝之服鷲子敢云范甯之宜王忱耶

觀楞伽記序

此經名一切佛語心所謂心者自覺聖智之心

也亦非外意識妄想之心也恬意識卽能自覺卽知一切如幻故以自覺性智爲體以破邪斥小爲用以非乘爲佛乘以現量爲說法以頓超諸地爲正因以撥轉八識爲究竟極頓極圓所謂以無門爲門者此也我祖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遂弁授此經正以無門可入也夫自心現量照應大千皆是幻影如鏡中形無出入相故曰無門惟其無門遂有二乘之觀想外道之異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廿九

因得其門者或寡矣彼不達自心現量如幻三昧執爲實法以至著有墜空入岐途而迷捷路噫大乘尚指爲闡提况偏小耶旣知現量則無性緣生緣生無性妄想卽智名相卽如無心非境無境非心阿賴便爲白藏更不消一轉也是則當下本如刹那成聖彼立四句創別諦者固癡人說夢卽欲離四句證涅槃者亦無風起浪

矣明聖智第一真實義者孰過此經哉學人旣

憚於艱澀又易以金剛而此經心印竟爾寥寥
前正受註至今宗之然猶難解近憨山公註獨
詳詳則易曉曉則易融融則知自心現量無覺
無脩五法三自性皆爲剩名八識二無我亦是
強立或曰既語心何末後又說斷肉不知觀察
衆生皆如已子非聖智而何且知如幻恐或撥
無則戒行亦自心現量寧可廢耶故謂之極頓
極圓也詮上人梓布之與憨公全一婆心千年
是巖集

序卷十一

三

來何幸有此希覲然切不可名相視之以墜我
祖之讖也

金剛演說序

般若爲諸佛之母以能生諸法故金剛爲般若
之王以能斷諸見故蓋起見則生疑疑情未除
般若不現於是空生未說而佛先掃卽佛自說
而自隨掃以般若非相云何求住般若非心云
何求伏般若且非般若云何起種種見而重問

住伏乎是絕心行斷語言總之一實相而已凡夫不達實相者繇不能觀照諸相非相耳楞嚴所云用金剛觀察如幻卽此也大凡二乘只除六識粗障尚存七識之我於如來藏中相見二分茫然未知故世尊前破四相後破四見又必須金剛妙慧方能剖破而還實相本體然見之所以難破者多繇起常見則見衆生有度故示以無生可度見六度有脩故示以無住行施見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卅一

佛法有得故示以無法可得見位位有果故示以四果無行見依正有實故示以佛土非嚴化身非相起斷見則見佛法無因故示以如來卽如見佛眼無知故示以五眼悉照見諸法無修故示以修諸善法見諸法斷滅故示以不說斷滅離四句棟二邊無非欲疑悔永盡直入般若實相而已然所以起種種見者皆生於我故前說離相後極闡無我七識之我執不緣八識之

相見何生故第觀照相皆非相卽爲般若非相皆實相卽爲波羅蜜觀照生而實相不生實相不生不妨觀照時生卽爲金剛是極頓兼圓無如此經故重重讚歎而究之不可思議也今之修禪者多閣此經而叅話頭與其或斷或續撥六識之疑情如葫蘆打水何如空八識之見分如葛藤截刀脩淨土者又閣此經而持名號與其或作或輟徐圖接引之子而我繇佛生何如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卅二

先抱般若之母而佛繇我生余早歲習此經近廼會以已意本以二十七疑叅以六譯印以諸家名金剛演說云何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東山法語序

白鶴山一帶居邑之東是名東山綠荔染天平疇蔽野列巘環屏秀色如畫余顧而樂之因購蔡敬夫舊館讀書其中追懷往事嘆聚散之風萍驚浮生之石火乃迎陳止止師再商大事時

春已半荔枝正開香風數里師至卽杜門却應
酬日惟二時演法餘皆靜坐迨將畢講雷雨大
作芭外十三龍競起幾於六種震動矣凡在山
中答問或申經旨者哀爲一卷名東山法語適
蔡體國張尚宰二先生見之喜曰是圓頓直捷
抉諸經髓宜急梓以公同好者因思這事不惟
求解者難卽求一信者尚不可得如二先生之
一披卽契謂非多生種善根來不可矣使敬夫

晃巖集

序卷十一

世三

猶在出其辨才共析疑義其痛快又當何如耶
今之攄師席者非癡蠅鑽紙則野狐墜空或搬
叨絮而美沙或竊機鋒爲塗鼓令聞者瞪目搖
魂東西莫適慧燈之將滅皆講師誤之也師直
顯圓宗單提本法一滴悉歸巨海無門不透長
安大絕耳蘇捲簾在於蒲團之後忘言亦說揮
案繼以拍板之歌是直從兜率以親傳欲杜口
毘耶而不得矣時演全部者棗栢合論也助佛

事者花開鳥語也作證明者煙樹雲山也不與
講筵而頻來訪道者蔡張二先生也不到山中
而頻書通問者李曾震也講未半而來者姪藻
也來而去去而旋來者徒子滿也從旁竊聽遽
爾發心經聲佛號不輟者二三侍者也始終領
受朝夕侍立如慶喜者顯方也真無一不遊葦
藏道場矣

重脩牛皮巖序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廿四

三秀山透迤而左名牛皮巖腹稍坦東西形如
獅象笏鴻漸而紳海潮此異境也鄉無知者祭
卯歲空上人結庵於此手植萬松皆有排空絕
雲之勢上人曾受戒於雲棲究心楞嚴者三十
年後傳法於憨山更有闡明著楞嚴別眼邇者
庵兩廊圯於風雨上人欲葺之謀於居士居士
曰君佩楞嚴持大白傘蓋而不能蓋風雨耶上
人曰使余白傘蓋足障風雨不聞書金剛空中

猶屬半藏耶居士曰楞嚴者究竟堅固也世間
誰爲堅固惟菩薩以萬行資嚴之則堅固矣合
十方世主共嚴之則究竟堅固矣如此無論智
愚貧富肯於極忙中施一瓦一木一粒一錢凡
有發心皆是妙嚴皆可至於堅固覺地今觀有
福力者甲第連雲阡陌蔽野心猶未厭而使蓮
憨二師之高足楞嚴別眼之慧人露坐峯頂無
可棲身而謂連雲蔽野者安之乎夫連雲蔽野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卅五

者本欲閒而竟不得閒本欲堅固而竟不堅固
則何不剎那發心以棲閒人以成此究竟堅固
之事哉湯若士云使天下皆忙人而無閒人皆
忙地而無閒地豈成其爲世相哉余嘗遊樵李
見忙人之居剎那易主而長水注楞嚴之寺猶
存卽我溫陵紫雲寺半爲忙人所割而環師解
楞嚴之室猶在非善信共嚴之以至今耶茲舉
也非第爲上人棲身計也爲山也爲楞嚴也實

則爲當人堅固覺地也

重修興寧縣寶成寺緣序

自南華一枝結六花之終開五葉之始而支那
獨推乎嶺南自顧鑑唳一葉傳三山之印提一
字之關而嶺南獨盛於韶至今傳燈所載倡粵
者五十餘人粵產者十九人而托跡羅浮者僅
神僧數人不入傳燈卽大顛倡潮之靈山妙喜
寓梅之西巖距惠甚邇而傳法者寥寥豈曹溪
滴水不流鷺城耶興寧原利十有二寶成爲首

晃巖集

序卷十一

世六

以居邑內爲習儀

祝釐之所也寺舊名宣化

國朝重葺者二後僧不守清規招引非類初則
聚飲中堂純腥臊之氣繼則假居隙地多釵刈
之聲初則晝間索酒視丈室爲寅賓繼則夜半

取茶撻苾芻以解醉以致僧逃寺空爐錠幾寢

近孝廉何君乃重飭律儀稍清房舍而蠹染朽

柴支撐不得六月十七日西楹忽塌恐漸及殿

邑侯劉劬思公素發四心久崇三寶見而愀然
曰斯教卽 高皇所謂暗理王綱益世無窮者
也斯地卽臣子所謂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者
也恐聽其荒圯而不整頓乎命僧募葺之僧恐
此邦之人行檀者少時有流寓客子池生在寺
令出輒語攝之客子曰余言何足重爾鄉先正
之言足重也楊貞復先生精於儒者也而論佛
暗理之功有三謂儒宗至秦漢以下幾絕矣士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廿七

大夫從禪悟入然後稍接孔氏以迄於茲一也
上下福享太盡祿亦隨之佛教首檀波羅蜜猶
必苦行以報四恩示人喜捨而惜福士庶福厚
則公卿大夫安公卿大夫福厚則人主安可千
萬年無爭亂殺戮之事二也嫫寡孤獨之人親
鄰莫之恤也聰明才智之人科目不能收也佛
力廣大足以恤四等而收異才卹爲人主而卹
收爲人主而收三也貞復精於儒者而尊佛若

是且以行檀爲惜福矣不則擁厚藏以肥自己徒供行尸耳以遺子孫徒勞馬牛耳今未論現世行檀來生受福就一念行檀中其止惡卽持戒也其行善卽忍辱也其弗懈卽精進也其不被轉卽禪定也其別邪正卽般若也如與之人有能止惡行善於善弗懈於惡不轉揀邪趨正之人其於王綱且顯助之寧暗理之云乎諸僧唯唯劉侯聞而掀髯曰有是哉

冕巘集

序卷十一

廿八

重修選佛堂序

梵天寺之爲堂者三兩華渺雲二堂多遊客獨選佛堂西偏稍靜昔人安禪於此以白雲寮爲齋堂雨華爲說法渺雲爲方丈萬曆間復置齋僧田於此以接十方司馬蔡敬夫爲之記甚盛舉也今已冷湫湫地矣近上人欲復之謀於居士居士曰試與子申丹霞選佛之義夫選佛者一選卽佛也不似選官者歷漸次階級也凡夫

趨有小乘耽空權教懷欣厭之心漸家少圓通
之息皆不敢自信卽佛以致五性殊門三車設
法權立五十五位之名徒勞三阿僧祇之苦今
問諸佛于二時鐘鼓六時懺悔呌屈抱賊遂足
選佛乎博通龍藏善演迦音懸河倒海遂足選
佛乎豎起脊梁咬定牙根提管話頭遂足選佛
乎棒喝相加雷電交掣機鋒箭射遂足選佛乎
專持名號等待花開帶惑往生遂足選佛乎吾
慮其猶坐識陰窟中遠則多劫近亦數生未能
一選卽佛也今不用一毫工夫亦不捨從上諸
法直薦威音劫前親踏毘盧頂上盡此一生頓
教徹去如丹霞始欲選佛究云佛之一字永不
喜聞願此堂一開大衆各具天然手段毋負選
佛之肯不肯且執鞭而後也

北辰寺閱藏經緣序

高皇帝之讚西方聖人也曰其爲佛也行溪願

聖始終不二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
命又曰佛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
性之實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
常之性理也 文皇崇其教 聖意默祈空中

現像墀影放光於是兩都俱鑄大藏守護甚於
儒書今爲臣子者泥儒而攻釋不惟昧本心且
違 聖訓矣或謂綱常性理之書儒旣備之何
必借此不知儒言其槩凡根身器界之元因性

是巖集

序卷十一

四十

相意識之端緒劫量利海之通周有所未詳梵
典則大而忠孝仁智之經小而威儀細行之謹
廣而韋藏塵刹之森羅深而未那阿賴之纖隱
無所不知無所不演語圓成則四生各具古鏡
以至無情闡提俱月印千川語證位則十地猶
隔羅縠以至擬議脩持卽雲封萬里讀其書者
如向寶山隨取一物貴堪敵國似遇醫王隨拈
一草力可回生今五天所存者較龍藏僅千百

之一支那所存者較五天後千百之一自永平
以來所譯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計五千五百
八十六卷在肉眼若泛淵溟而廣長纔傾涓滴
且微宣隻字沙劫墨海而難書密逗真機鐵壁
銀山而莫入無明卽正覺尼山苦縣似無此圓
出網仍入罽兔渡鹿車所不敢信此古人欲折
骨爲筆披皮爲紙磨血爲墨以書其經至捨全
身而求半偈賣心肝而學般若也吾郡昔稱佛

崑巖集

序卷十一

四一

國邇來末法式微自李文節倡請南藏於月臺
後蓮寺繼之教漸中興余復請徑山方冊經於
鷲島而輪山猶缺近憲副陳先生悟一大因緣
發四無量心施全藏於非辰山上遵 聖訓下
利群生爲吾邑希有之瑞又慮閣於寺猶閣於
都也因延苾芻閱之以三鵬爲期願讀者證果
聞者植因縱不讀不聞第能損粒餘以養閱經
之衆不勝於擁畢竟空之田宅飽不相代之妻

拏耶倘苾芻能離四句以繙十二部知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如二十七祖之常轉如是經智藏之不看教藥山之用遮眼卽如安楞巖破句讀經亦能見性如此得一人便足報恩不然無師卽落外道離經卽等波旬當穿牛皮透蠅窻二六時中沉酣而捧誦之庶母負天朝尊崇之旨憲副公與諸檀那信施之意也

梵天寺閱經緣序

晃曦集

序卷十一

四二

探勝者喜其邇吾同名山四十有四輪山爲冠刹宇五十有八梵天爲冠似蘇之虎丘湖之峴山以其邇也寺創自隋牧牛師唐名興教宋改梵天元燬於寇國朝楚僧無爲解公鼎興雖傳燈燼也戰龍松槁也朱書瞻亭翻也平田偈泯也然山與寺仍儼然也今僧比無爲時庄損半也寮減一也徒衆十去四五也持律十僅二

三也然山與寺仍儼然也寺旣與山長畱柰何

宴遊者箕踞于像前酣歌于殿上至覲僧之居
產而欲吞之乃僧多虛度居諸不求聖果二百
餘年法堂草深縱晨昏之鐘鼓不絕而六時之
經唄希聞以致魔黨繁興龍天吐擯第末法中
策必蕩之內熏全仗宰官之外護今幸熊明府
念祝釐道場豈僅供宴遊之所因重飭僧規禁
止俗絆尤祿蔡先生率衆擇開士十人誦華嚴
上祝 天子萬年邊塵永息一切衆生咸向菩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四三

提母隳惡道後遊斯地者聞經唄之聲與松泉
相應妄想因之頓消則坐輪山卽轉法輪也入
梵天卽脩梵行也聖人神道設教孰有良于此
哉願諸君子共助三年資糧成就二百年勝事
夫無爲楚產也尚有造于吾同矧茲山與寺猶
吾儕之亭館園林每遊必至者而忍不助之乎
亦當念其邇也

重修梵天寺鐘樓序

甲寅八月六日颶風猛雨覆舟飄瓦卽梵天寺
在大輪山亦所不免而鐘樓尤甚人第知颶風
之能壞物不知毘嵐風之能壞世界也第知猛
雨之能浸梵天不知車輪雨之能浸光音天也
然則天下誰爲究竟不壞之物哉顧世界一時
未壞則一時不得離佛一時不得離佛則一時
不得離鐘鐘者所以醒人夢心而代佛說法者
也近佛教陵夷矣而朝暮鐘聲猶存常律傾耳

晃巖集

序卷十一

四

一聞猶有靈山會上之思乎今樓已圯彼水消
瓦解之傷未鐘托鉢之意人不悟矣則安可不
重整鯨音灑半天之風雨動夜氣之清明乎然
余試問諸佛子夫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無我
故也而爾佛子多認世間爲我實有乃叩之施
而未必應也噫此風雨之所繇作也夫鐘鼓無
我能建大音若爾衆無我能發弘願盡捨阿堵
物成就希有事則佛必振海潮音登汝正覺縱

有毘嵐風車輪雨大劫雖壞而我箇中究竟不
壞又何今日風雨之足云

毘嵐集

序卷十一

四五

12042

